

西风烈·西北军事历史纪实丛书

通向

世界屋脊之路

王戈◎著

二十万骆驼悲壮大远征

一个工程师与一条公路

四个站长 四个国军起义将领

十辆汽车 千余民工 七个月时间

用最简单的大锤铁锹

筑起最早的青藏公路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西风烈·西北军事历史纪实丛书

通向世界屋脊之路

王戈◎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通向世界屋脊之路 / 王戈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3.1

(西风烈·西北军事历史纪实丛书)

ISBN 978-7-5033-2422-2

I. ①通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16965 号

书 名: 通向世界屋脊之路

作 者: 王 戈

责任编辑: 杨滢虹

装帧设计: 熊 建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010-66531659

E-mail: jfj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52 千字

印 张: 6.75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33-2422-2

定 价: 1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1	第 一 章	一群早逝的西部汉子
8	第 二 章	唐蕃古道上的千人万马
22	第 三 章	受命于“非常”之时
39	第 四 章	空前悲壮的骆驼大远征
51	第 五 章	一条线上四个站
70	第 六 章	人生做事几春秋
98	第 七 章	一气呵成千里路
153	第 八 章	通车典礼前后
164	第 九 章	格尔木的变迁
180	第 十 章	暴风雪来临的时候
197	第 十 一 章	一座丰碑

第一章 一群早逝的西部汉子

最初采访的两个人。江河源头上的“金色飘带”。昆仑美玉铸造的灵魂。

西去列车的窗口，满目尽是傲岸的峡谷，灰色的，褐色的，单调又苍凉。

懵懵懂懂睡了一会儿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对面坐上来一位老农民，脸色铁锈红，嘴唇结满了干痂，刀刻似的皱纹里渗着汗粒，神情沮丧焦急，像有什么愁苦煎熬着。他像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双眼不住地瞅着窗外。偶尔回头看一眼我时，也保持着乡下人应有的警觉和防范，手里拎着的红卫兵年代的黄挎包不肯放松，而我早窥测清楚了，挎包里的全部财富仅是几块石头似的干馍。

我头戴防风帽，眼罩茶色镜，裹一件浅灰风衣。为了我的青藏公路之行，不得不打扮得年轻一些，刚强有力一些。其实种种的外表装饰实际都是为了掩盖内心对那个陌生世界的恐惧，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。这种装扮在城市青年看来，也许还有一点杜丘风度，而在乡下农民眼里，正是时下最值得警惕防范的那种角色。因此半路无话。

我卸装后，自信还是个值得他信赖的人。列车上不供水，我将仅剩的半杯茶水给了他。他极吝惜地一口一口呷下，舔湿了嘴唇，才搭讪着和我说话，问到西宁怎么换乘去格尔木的车。

他是甘肃武威人，到格尔木去接他哥。

他哥有病。

“什么病？”

“唉，没气。打20岁出门，一辈辈没吸上个饱气，到老来就把病攒下了。”

没气就是没氧气。

高原缺氧。由缺氧而诱发的高原病有十多种，都是性命攸关的，至今是高原医学上的重大研究课题。“一辈辈没吸上个饱气”，是他们通俗而形象的说法。

“你哥在那边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跟的慕生忠，先是拉骆驼，后来修路，路修通后学开车，当了个汽车司机，在运输公司。”

他哥是老青藏公路！

读者绝对想象不到当时的我有多么高兴。一些公路界的老前辈不时鼓动我，去写一本关于青藏公路的书。他们主动介绍听来的或亲眼见的情况，还有关于慕生忠的半是真实半是传说的故事，使我对这条举世闻名的高原公路有了一知半解。然而好事多磨，直到1987年夏天，才促成了此行。

我的计划是：先上一趟青藏路，从那些最普通的骆驼客、筑路工人采访起，层层向上，最后再拜访慕生忠。慕老将军的脾气早有耳闻，最看不起胆小怕事之人。你连昆仑山都不敢上，还写什么青藏公路？一鼻子准碰回来。现在未到目的地就遇到了合适的对象，我自然满心欢喜，巴不得他把他哥所经历的一切都倾吐给我。遗憾得很，兄弟二人见面次数有限，他实在说不上什么。我请他把地址留下来，到格尔木一定去拜访他哥。他“啊啊”着满口答应了，却又迟迟不肯说出来。

“只怕，只怕……我都见不上一面了……我是接了电报才去的……”

掏出电报时，他眼眶里涌动着泪花。

他是准备办后事去的。

我问得有点唐突。

西宁火车站。我有人接，下午有去格尔木的火车，我俩就此分手。

当天晚上青海电视台播放了一条电视新闻：格尔木举行授予青藏公路军民共建文明公路大会。房间里人多，一晃眼过去了，没看清内容。既然赶不上这一盛会，我决定在西宁停留几天，查找资料，走访一些人。我向几位朋友提出，帮忙找几个慕生忠的老部下谈谈。

“那多得很！”

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。

一位朋友说：“我徒弟他爹就是一个，姓杜。老汉成天念叨他的过五关斩六将，只怕失传了，你去正合适。”

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我又被带到了火车站，进了一幢简易楼。楼梯口，朋友望着我的照相机，叫我藏起来，不要给老汉拍照。说高原上下来的人，大都患有雪盲症，怕光。另外这些骆驼客都很迷信，怕你把他的灵魂摄走。

果然，玻璃窗用两层报纸糊得严严实实，挡住了午后直射的阳光，虽是顶层四楼，房间里却很昏暗。经介绍，杜老大爷对我的造访大感意外也大为欢迎，只是欠了几次身都没能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双手撑着靠背时，挣得满头冒虚汗，几次不成，连声抱歉说：“腰折了，腰折了。”

他是甘肃民勤人，也是随慕生忠进藏、运粮、修路的“三朝元

老”。1958年不幸从骆驼背上摔下来，断了腰椎，落了个终身残疾。后来就到茶卡驼场，自学兽医，入了党，提了干，为骆驼扎针看病，直到退休，定居西宁。

他过早地衰老了。头发歇顶，脸色蜡黄，身体相当孱弱。由于雪盲症而眼角里不住地流着浑浊的泪水。浓重的河西口音嘶嘶哑哑，声音就像窗户纸上爬动的苍蝇。从外表到谈吐，全然不是我想象中的筑路英雄的形象。除了丰富的骆驼知识外，他讲不出多少“过五关斩六将”的故事，当年的昆仑征战仿佛成了遥远的过去，没留下多少清晰的记忆。

他到老改不了骆驼客的嗜好，吸干板水烟，吸着，回忆着，半晌才告诉我：“唠(那)个苦哟！唠个苦哟！”除了对艰苦的感慨外，再讲不出具体的事例。

我问：“你拉骆驼一月多少钱？”

“二十五个元。”

“才那么一点，你就愿意干？不如回家种地。”

他凄然一笑，说：“不敢呀，慕生忠厉害得很，长着千里眼哩……都怕慕生忠的一绳子，给我捆起来，编到黑七队……”

说着时，他还模仿了慕生忠的口气和手势。

……

我和朋友漫步在车站广场，湟水之滨，拍了几张彩照。

高原古城的黄昏很美，美得醉人。内地正是炎热难耐的三伏天，举手投足都冒汗，而这里正是一年中难得的黄金季节。湟水河涌动着雪白的漩涡，涛声浪声响彻不息。滨河公园里花团锦簇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鲜花争艳斗葩。火红的晚霞光彩流金，温和宜人。团团白云在遥远的山峦间悠悠飘动。空气清爽纯净，能见度很好，“灰蒙蒙”一词暂时还没写进这座城市的词典里。

广场中央，矗立着一组巨大的群雕，在夕阳的拂照下更见其色泽鲜艳，雄伟壮丽。昆仑山盛产美玉，不知它是否由昆仑玉石雕琢而成？各族儿女的群像对称各有一组，个个粗犷豪放，铁骨铮铮，饱含阳刚之气，有青海各民族，也有内地的有识之士，他们是青藏高原的拓荒者，奋进者，献身者。于省城门户刻石以记，对人们也是一种启迪。

在城市雕塑广而泛之的今天，我无法对它的艺术品位作出评判，但两组群像拱起的两道彩虹，却来得特别。那是两条大理石曲线，弓背似的弯曲上去，交汇于湛蓝的天空。退到湟水岸上远望凝思，艺术家的用心显而易见：它象征着长江和黄河！

青海是长江和黄河发源的地方。

青海人因此而骄傲。

江河源头间，横贯着一条宽阔平坦、雨雪无阻、昼夜畅通的青藏公路。藏族人民用神化了诗化了的语词叫它“神路”、“天路”、“金桥”、“金色飘带”……

青藏公路以格尔木为转折点，分为东南两线。东线起自西宁，经湟源、倒淌河、茶卡、香日德、诺木洪到格尔木。南线经纳赤台、昆仑山口、五道梁、雁石坪、温泉、唐古拉山口，直下藏北大草原，经安多、那曲、当雄、羊八井，止于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，全长 2100 公里（现缩短为 1937 公里）。

其中南线格尔木至拉萨的 1283 公里（现缩短为 1155 公里），跨越昆仑山、唐古拉山两大山系，海拔均在 4000 米以上，河川密布纵横，湖泊星罗棋布，沼泽延绵不绝，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 5 摄氏度，永冻层深达 120 多米，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。“六月雪，七月冰，八月封山九月冬”，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”，“青藏高原真不错，春夏秋冬一天过”等歌谣，就是对这种恶劣气

候的生动写照。在古代神话中,这里是神仙荟萃的仙池瑶台;在近代,则被外国探险家断言为“死神主宰的世界,人类生存的禁区”。

慕生忠领导修筑的青藏公路,就是南线这 1283 公里。时间是 1954 年,只用了七个半月,干部民工总共 1220 多人,经费 30 万元。这几个数字排成一组,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看,本身就是一个奇迹,是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壮举,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慷慨壮歌!

经过 40 年的改建和整治,据公路工程界的权威人士评估,这条路是迄今为止,世界上海拔最高、里程最长、等级最好(全部达到二级)的一条高原公路,有“世界屋脊公路”的美称,被交通部确定为业已合格的一条重要“国道”。慕生忠的功绩也得到了历史的承认,享有“筑路将军”、“青藏公路之父”等至尊至贵的殊荣,成为路人皆知的英雄。

那么,当年在慕生忠的麾下,集合着一群什么样的人?当年自豪地称自己是“格尔木的第一代”的人们,今又安在?

巨大群雕的前面,是一条宽阔笔直的东西大道。汽车川流不息。向西去的,无疑是上了青藏公路,不管走多远,我也要在这里为起点,沿着青藏公路走到底,去寻找一代人的足迹,去探求他们的命运,去追溯一部历史……

我到达格尔木时,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武威农民正在为他哥准备后事,他哥只活了 55 岁。

我从西藏回来,那位朋友又告诉我杜老大爷已经去世,杜老大爷只活了 58 岁。

55 岁,58 岁,要在内地,尚且大有作为甚或雄风不减当年的年龄段,正是所谓老当益壮的时候,可是他们为一条青藏公路奉献出全部青春之后,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。

悲夫,壮士!

这种悲哀给本文的采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在辗转陕、甘、青、藏,断断续续长达3年的采访过程中,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位的住址,有的早已谢世,有的家门口刚刚摆上花圈,有时不得不在医院的走廊上徘徊……

本文写作中,我常常面对那组群雕的彩照而凝思,而发问:那群西部汉子的铁肩担起了长江和黄河,而那昆仑美玉里铸造的,可有青藏公路开拓者的血肉和灵魂?

第二章 唐蕃古道上的千人万马

慕生忠初上日月山。千人万马的阵容。将军滚泥滩。四蹄动物的遭遇。

礼品马。唐古拉山的篝火和月亮。小地震。孤胆英雄进黑河。

1951年，慕生忠刚刚步入“不惑之年”。

其时，他正好结束了戎马倥偬的前半生，脱下军装，全身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和平建设，出任天兰铁路副总指挥。3月份，突然接到西北局的一纸调令，要他进藏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他接受了这一调动，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事业和热火朝天的工地，离开了天水。

他是做好了献身青藏高原的思想准备的。到北京后，他专门照了一张相，送给一位老战友，说：“如果从此你再见不到我了，我死在那里了，这张相片就当作永久的纪念。”

他有死在那里的准备，却没有长期留在那里的打算。压根儿没想到，就是这一调，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。直到30年后回忆起来，还认定这次进藏不是出于自觉自愿，说：“别人都说自觉自愿去西藏的，我不那么看。我不是自愿。我只是服从了一次组织调动。”

在兰州，和范明一起，经过近半年的组织策划、酝酿准备后，

由他带上先遣队提前出发了。

7月13日，慕生忠只带着七八个人，一顶帐篷，上了日月山。

日月山古名赤岭，因文成公主而有现名。

日月山是青藏高原的起始，像一道天然屏障，伸出巨大的臂膀，拥抱着倒淌河和青海湖。山口距西宁仅80余公里，而相对高度却陡然升高了1000多米。由此向西，便是那遥远而神秘的苍茫世界，再没有3000米以下的地域。

康熙皇帝曾御笔书写下4个大字：“海藏咽喉”，镌刻在山下的石崖上。

日月山是青海省农业区与牧业区的分界线，也是气候的分界线。出发前的傍晚，西宁上空风云突变，于沉雷闪电中下了一场瓢泼大雨。骤雨初歇，天空升起一弯七色彩虹，大街小巷水流成河。上得山来，方知昨晚那场大雨在这里竟是“七月飞雪”。远近高低的山头戴上了银冠，被皑皑白雪覆盖。白云在山间缭绕，如丝如絮地在疾风中飘移。雨过天晴，阳光正好，草原上的积雪开始融化，青青牧草从雨雪中倔强地挺直了枝叶。

垭口两侧有两个圆圆的山包，还披着白雪，那就是传说中的日山和月山。尽管这里的气候已使初来乍到者感到不适，但慕生忠一行还是饶有兴致地登了上去。

登山则情满于山。山那边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渺渺无人烟。从草原深处刮来的西北风很紧，也很硬，撩得脸庞发麻。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慕生忠不禁诗兴大发，吟成了他青藏之旅的第一首诗：

日月山，日月山，

回头看，有人烟；

向前看，青草滩，
一望无边。
文成过时寻牛郎，
我军进军从此过，
进入草原第一关。

这首快板诗实际上是对一首民谣的翻新。流传在日月山上的民谣有许多，但都以“上了日月山，两眼泪不干。往前看，鬼门关；往后看，家难还”这些句子起头。

在文人墨客的笔下，日月山更显得凄凉。诗圣杜甫就曾写道：“君不见，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。新鬼烦冤旧鬼哭，天阴雨湿声啾啾！”

比较起来，慕生忠的诗便显得乐观和自信，有开拓者的胸怀和气魄，同时也抒发出他对历代开拓者的赞美和歌颂。

秦汉时期，湟水上游和鲜水（青海湖）东北居住着羌人部落。公元61年，因光禄大夫处理羌民事务不当，激起羌人大规模叛乱，汉兵大败。是年4月，汉宣帝又派陇西上邽（天水）后将军赵充国率兵平羌。7月，70多岁的赵充国率兵直插羌人区。赵老将军坚决实行安抚政策，使羌乱不战而平。他3次上奏汉宣帝，力陈罢兵屯田的好处。获准后，他率兵开垦出2000余顷耕地，指导羌人从事农业种植，又伐木6万余株，用来兴修驿站，整治河渠，修建道路，在湟水河上架了70多座木桥，沟通了中原至鲜水的道路。

这一页历史也许慕生忠读过，也许还没有。但他透过层层白云和苍苍群山，回头看见“有人烟”。山坡上片片金黄的菜花和随风逐浪的青稞田，山沟里的青屋瓦舍和群群牛羊，想必是赵充国留下的业绩。历史的烟云整整飘游了2000多年，在这里却发生了

奇妙的重复。慕生忠也是将军，也从天水来，也是7月上的日月山。他比当年的赵充国年轻30多岁，但使命却更为遥远。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“解放西藏”，不是使用武力，而是用一切所能采用的和平手段。因此，他要沿着这条唐蕃古道走到底，过了第一关，还有第二关，第三关……

唐蕃古道的开拓是中国封建社会交通史上的辉煌壮举，谱写了中华各民族和睦友好的一卷行吟诗。这卷千古不朽的诗章，是因文成公主入蕃完婚而谱就的。

据记载，贞观十五年（公元641年），吐蕃王派大相禄东赞入长安，以价值万两黄金的金银玉器作聘礼，为松赞干布求婚。唐太宗李世民出于统一盛唐帝国的需要，选择娇艳质丽又意志刚毅的文成公主相配，并派遣江夏王李宗道护送。途经青海时，吐谷浑王和弘化公主东出黄河相迎，一路辗转相送，直送到黄河源头。乘龙快婿松赞干布北出罗些（拉萨）赶到柏海（扎陵湖、鄂陵湖）迎亲。这就是“文成过时寻牛郎”的真实历史梗概。

到赤岭，文成公主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动人的传说。从都城长安出发时，皇帝赠她一个日月宝鉴，嘱她每当思念父母时拿出来看一看，宝鉴里就有长安宫殿，父母的音容笑貌。公主登上赤岭，放眼望去，只见关山重重，渺渺茫茫，进无路退亦无路，不禁涌起思乡之情，便打开日月宝鉴，寻求一点宽慰，但宝鉴里什么也看不到，既无宫廷楼阁也无父母的音容。公主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泣下，泪如雨注，一声长叹，遂将宝鉴甩在赤岭上，碎成两半。

就是这一甩，在青藏高原上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说。有的说，公主决心从此不再思念家乡，只管前行，去完成她的使命；有的说，公主的眼泪流成倒淌河，“天下江河皆东去，唯有此处向西流”，河里流着的是文成公主的泪水；更有甚者，说公主的泪水注在一起，

蓄成了青海湖……

那两片宝鉴神话般地长成山峰，成了后来的日月山。

种种传说无不说明，日月山以西是亘古以来人类尚未开发的荒蛮世界，茫茫沼泽，浩瀚戈壁，高山险阻，悬崖激流，隔绝着交通，给旅人带来生命的威胁。青海“花儿”里有许多这样的起兴句：“十八马站三座店，今晚在哪一座店里歇哩？”唱的就是这种古道驿途的艰辛。

慕生忠一行坐着一辆大卡车，从日月山到香日德，整整走了5天。车上还有两个女同志，其中一个女医生是名门闺秀，爱说爱笑也能哭能闹，颇有点“公主”气质。男男女女只住一顶帐篷，每晚投宿，光安排铺位就叫慕生忠伤透了脑筋。

日月山之行只是慕生忠万里征途上的一个序曲。进藏的大本营设在香日德，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骡子、马、骆驼、牦牛在等着他。

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次进藏的背景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央人民政府一面与西藏地方政府举行谈判，商讨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，一面派遣人民解放军挺进西藏，支援西藏的和平建设。

在西南，以张国华为军长、谭冠三为政委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军遵照党中央“一面进军，一面修路”的指示，于1950年4月13日，在四川、西康交界的金鸡关破土动工，开始大规模的修筑康藏公路（现改名为川藏公路）。

在西北，是以范明、慕生忠为首的西北西藏工委。他俩是解放战争中的老搭档，在西北野战军，范明任联络部长，慕生忠任民运部长。

建国之初，干部奇缺，要组织一支庞大的进藏队伍并非易事。人员来自陕、甘、宁、青各省，有军队干部，有地方干部，还有相当

一部分是经西北局统战部安排过来的起义投诚军官；有从西安、兰州两市招募的工作人员，其结构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行各业，工匠、技师、商人、医生、教员、演员，阴阳五行无所不包，是一支杂而又杂的杂牌军。有男也有女。女的结了婚的随丈夫；没结婚的，有刚出校门的女学生，也有来自街头的年轻妇女。

细心考察，这种人员结构大体模仿了文成公主入蕃的阵容。据记载，陪送公主的仅各类工匠就有 5500 多人。他们的使命绝非送公主完婚了事，而是要陪公主定居下来，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和制作技术，如安装水磨、垦田种植、制作酥酪、教丝织、做陶器、纺绳索等。

共产党人的目光更为远大，也有条件派出更多的精兵良将，去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，发展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事业。

这支大军中的许多人，如任启明、尤忠、宋剑伯、张兆祥、张炳武、何为、朱飞、齐天然、张祥林、吴葆琨等人，3 年以后都成了开拓青藏公路的骨干。

慕生忠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，“那是一支号称千人万马的队伍”。这只是个习惯性的笼统说法，实际阵容要比“千人万马”宏大壮观得多。据当事人回忆核实，光四蹄动物，马 3000，骡子 3000，骆驼 3000，牦牛 1 万余，计 2 万多牲口，和与之相适应的人员。马、骡、驼、牛各自编队，各有其队长司令。

千军万马上昆仑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自文成公主以来，人类对青藏高原最大规模的一次征服。

民谚曰：“七八九，正好走。”意思是这 3 个月是翻越青藏高原的最佳季节。

8 月 8 日，慕生忠率骡子队、马队、骆驼队、牛队从香日德出发，打先遣。